李莉，黄森慰，林俊杰. 数字金融素养何以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1）：94-106.
LI Li，HUANG Senwei，LIN Junjie. How can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farming households——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FS data［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1）：94-106.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1.009

数字金融素养何以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莉[1]，黄森慰[2]，林俊杰[3]
（1.福建商学院 财务与会计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2；2.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3.宁德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

摘 要：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金融知识和技能、数字接入、数字金融应用能力、风险偏好与管理能力四个维度框架对农户数字金融素养进行度量；并构建Probit模型就数字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果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素养每提升1单位能使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概率显著下降13.4%；从作用机制看，数字金融素养具备家庭资产配置的改善效应、创收效应以及风险应对的提升效应，从而有助于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此外，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对于中西部地区、财富水平较高以及劳动力占比高的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因此应加大农户数字金融素养教育力度，提升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农户增收以及风险应对的优化引导作用，并根据地区、农户特征差异制定差异化策略，保证最大化地发挥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财务健康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数字金融素养；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风险管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1-0095-1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尽管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但农户家庭经济基础薄弱、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部分脱贫农户因收入波动、资产流动性差或突发风险事件而面临返贫压力。在此背景下，家庭财务脆弱性成为制约共同富裕进程的深层隐忧。如何降低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提升家庭财务的健康程度，是帮助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关键，也是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农村互联网的普及，数字金融也逐渐渗透到农村居民的生活中。但是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工具的普及率仍较低，“数字鸿沟”问题更为突出；同时农户的金融素养与数字素养也存在较大的短板，从而导致数字金融素养不足的农户更容易出现数字金融排斥，或者更可能面临数字金融工具滥用、非理性贷款、遭遇数字诈骗等财务风险的问题[1-2]。因此，在城乡数字化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农户数字素养与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农户数字金融素养与其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内在关系，有助于为缩小数字鸿沟、缓解家庭财务脆弱性、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等提供实证依据及政策启示。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家庭财务脆弱性通常指当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收稿日期：2025-08-11 **修回日期：**2025-10-05
基金项目：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农村环境保护的社会机制研究”（24ASH010）；2024年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FJ2024BF044）
作者简介：李莉，研究方向：农村金融，数字金融。

冲击时，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反映财务健康程度和福利水平[3]。在不确定性冲击下，家庭的收入及流动性资产无法承担各项支出的财务状态，被认为面临着家庭财务脆弱性[4]。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风险抵御的角度，相关研究认为家庭保险参与能增强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抵御能力，抑制财务脆弱性，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等[5-6]。二是从家庭人口特征的角度，相关研究认为教育程度[7]、劳动力流动[8]、子女性别[9]等特征会对家庭财务脆弱性产生影响。三是从经济要素的角度，相关研究指出宏观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10]、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金融素养[11]、数字金融使用情况[12]、家庭收入、资产债务配置及财务行为等[13-14]因素也会对家庭财务脆弱性产生影响。

数字金融素养被认为是金融素养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延伸，强调个体在数字环境下理解、评估、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15]。早期关于数字金融素养的定义，大多从单一维度出发，将其定义为使用者对各数字金融平台或工具的认知及使用频率，并以数字金融认知或数字金融技能这种单一维度的指标进行度量[16]。后期关于数字金融素养的定义，逐渐向多维度拓展，部分学者将其定义为个人利用数字设备进行金融交易及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习惯等[17]；同时在其度量上也逐步考虑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展开，常见的数字金融素养度量维度包括：金融素养所包含的金融知识和技能，数字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认知及应用能力、数字金融风险意识及风险管理能力等[18]。

同时相关学者对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考察。Setiawan等[19]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素养会对居民的财务行为或金融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储蓄、投资、消费行为及信贷意愿等。温涛和刘渊博[20]的研究指出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能够提高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增加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进而正向影响农户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谭卓敏等[21]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素养可以有效促进居民增收，并抑制收入不平等加剧；张林和曹星梅[22]认为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并缓解家庭财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从作用机制看，数字金融素养通过家庭创业、非农就业、增加社会资本等途径促进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增加[23-24]。但是上述影响效应研究中对于数字金融素养的度量仍然大多从数字金融使用，或者金融知识与数字金融应用的相结合等简单维度出发进行考察。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虽然对数字金融素养及家庭财务脆弱性分别展开了较丰富的研究，却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相关文献较少对农户数字金融素养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关系及内在机制展开系统研究；第二关于数字金融素养的研究，缺乏基于农户样本的特征展开对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的度量，在关于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效应研究中，对数字金融素养的度量维度仍然过于简单，大多集中于简单的金融知识与数字金融应用的指标综合，缺乏多元维度的数字金融素养度量视角下的影响效应研究。例如未考虑农村地区数字接入水平低以及风险偏好与管理水平低的特征，未将这两方面的指标加入到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的度量中。因此，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在数字金融素养的度量上，考虑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特征，将数字接入与风险偏好与管理能力纳入数字金融素养的度量框架，通过构建金融知识和技能、数字接入、数字金融应用能力、风险偏好与管理能力四维度的指标体系，对农户数字金融素养进行更全面的度量。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聚焦于农户数字金融素养与其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内在关系，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2019年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就农户数字金融素养对其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展开实证检验，同时深入挖掘其中的作用机制，从农户数字金融素养产生的家庭资产配置改善效应、创收效应以及风险承担的提升效应三个维度，系统地展开机制分析，对以往研究进行丰富和补充。三是在实践应用上，进一步探讨基于地区、财富水平、劳动力占比等异质性产生的影响差异，为政策层面制定差异化的策略、保证最大化地发挥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财务健康的促进作用提出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金融素养与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

相较于城镇居民而言，农村居民更容易面临

金融排斥和数字鸿沟，因此其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更具有重要意义。拥有更高数字金融素养的农户，更能有效地参与到数字金融活动中，更有效地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享受其所带来的经济福利。从以往关于数字金融素养的度量研究可知，金融素养、数字金融应用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是数字金融素养中三个重要的度量维度。首先数字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一般也具备较高的金融知识和技能，相关研究表明，金融素养对于农户正确地认识数字金融知识与工具并积极地参与到数字金融市场有正向影响，能帮助农户在数字金融应用中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购买保险等财务决策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安排，以此更好地享受数字金融带来的经济红利，降低家庭的财务脆弱性[25]。第二，数字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家庭，一般具备更高的数字金融应用能力，能够通过数字金融工具的使用，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贷可得性，缓解流动性约束[26]，有利于促进收入增长和财富的积累[21-22]，从而缓解家庭的财务脆弱性。第三，数字金融素养高的农户，同时也具备更高的风险防范管理能力，能够使得其在面对开放性强、便捷性高的数字金融工具时，做出理性的金融决策，避免滥用数字金融工具、造成过高的家庭负债，遭遇数字欺诈等[2]，从而减少家庭非理性金融决策导致的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减少财务脆弱性发生的概率。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能降低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

（二）数字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机制

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含义来看，主要考察当面临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时，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表现为家庭的收入及流动性资产无法承担各项支出的财务状态[8]。因此维持基本支出的收入不足、流动性资产配置不足以及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其他应对能力不足均是导致财务脆弱性的重要原因。那么以下分析将从改善家庭资产配置、促进创收、以及提升风险冲击的其他应对能力三个维度出发探讨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风险缓释机制。

首先，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资产配置具有改善效应。经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家庭持有一定比例的风险金融资产有助于家庭实现最优资产组合，而家庭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有助于分散财务风险[27]。对于传统农户而言，通常由于金融素养不足导致其大部分的家庭资产配置集中于现金等无风险资产以及房产资产配置，但是农村房产的变现能力又比较低下，对于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使其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应变能力不足。但数字金融的发展以及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降低了农户参与金融活动的门槛。农户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工具应用获取更多的金融知识和金融投资信息，促进农户通过数字金融工具参与到投资、理财、保险等多样化的金融活动中，不但增加了农户储蓄、理财、保险等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而且增加了农户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28]。风险资产的收益虽有一定风险，但在较好的数字金融素养的加持下，其预期回报通常高于无风险资产，并且风险资产投资促进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化，有助于分散风险，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家庭流动资产的比例，抑制了财务脆弱性的发生。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H2：农户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具有改善效应，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风险资产占比，来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

其次，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户具有创收效应，有助于促进农户非农收入以及总收入的增长。数字金融的使用，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网络数字交易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作为信息传播媒介，有利于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从而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农户参与土地流出的积极性[29]，因此也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同时，拥有较高数字金融素养的农户，不但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使用获取更多的金融信息，也可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就业信息等，为农户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同时也有利于创造更多更灵活的就业形式，例如网络兼职、网络办公等工作方式[30]；此外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还能通过提升农户经营能力、缓解农户融资约束等路径来促进农户创业[31]。因此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通过促进非农就业以及农户创业，促进了非农就业收入与

总收入的增长，进而提升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缓解财务脆弱性。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H3：农户数字金融素养具有创收效应，通过促进农户非农收入及总收入的增长，能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

此外，数字金融素养还具备风险应对的提升效应。一方面，家庭商业保险作为正式的风险承担工具，在家庭受到健康风险、收入风险、金融风险等不确定风险影响时，能够有效地应对风险冲击，转移风险，增强家庭风险抵御能力[32]。而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通过促进金融知识提升、增强农户风险防范意识，来增强农户商业保险参与的意愿与积极性[33]；同时数字素养的提升也降低了家庭对传统实体金融机构的依赖，缓解了农户商业保险参与途径有限的约束，增加了商业保险参与渠道与可得性[34]。因此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户商业保险的参与，从而增加农户的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除了正式的风险承担工具外，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风险应对工具，也能起到降低风险事件的冲击、缓解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相关经验表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与其他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使得农户在遇到不确定风险冲击时具备更多的应对可能性，是农户面临风险冲击时极为重要的平滑手段，对抑制家庭财务脆弱性起到积极作用[35]。而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拓展农户的社会网络，使得农户通过微信等数字网络平台的使用，不但巩固了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网，而且打破了空间限制，提升了与外界社会交往和交流的频率，拓展了新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农户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增加了农户面对风险冲击时的应对可能性，从而抑制财务脆弱性。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4：数字金融素养具有风险应对的提升效应，能促进农户商业保险的参与与社会资本的提升，增加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从而降低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

数字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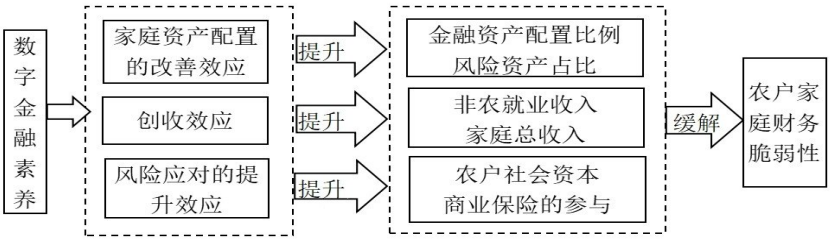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2019年的数据，样本涵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5个县（区、县级市），1428个村（居）委会，调查内容涵盖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家庭成员数字金融服务使用、金融知识和技能、风险态度、家庭资产、收入、负债等方面，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全面性。基于研究需要，对该数据库数据进行筛选，并进行了如下处理：一是剔除城市家庭样本，保留农户家庭样本；二是剔除主要变量缺失样本；三是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核心变量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形成2017、2019两期的面板数据，有效样本包括17 494个农户家庭，总共26 576个观测值。

（二）模型构建

为考察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检验假设H1，构建Probit模型如下：

$$Probit(FV_{it})=\alpha_0+\alpha_1 DFL_{it}+\alpha_i\sum X_{it}+prov_i+year_t+\varepsilon_{it} \quad (1)$$

在模型（1）中，FV_{it}是二元变量，表示第i个农户家庭在第t年是否处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状态，当$FV_{it}=1$表示该家庭在该年份处于家庭财务脆弱性状态；而$FV_{it}=0$表示该家庭在该年份表现为家庭财务非脆弱性状态。DFL_{it}表示为

第i个农户家庭在第t年的数字金融素养得分。X_{it}为控制变量；$prov_i$和$year_t$为虚拟变量，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

同时为了进行作用机制分析，检验假设H2至H4的真伪，参考江艇[36]关于中介机制检验的做法，主要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后再结合理论分析机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置如下：

$$M_{it}=\beta_0+\beta_1 DFL_{it}+\beta_i\sum X_{it}+prov_i+year_t+\mu_{it} \quad (2)$$

在模型（2）中，M_{it}是数字金融素养影响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中介变量。包含家庭资产配置改善效应中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风险资产占比，创收效应中的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以及风险应对提升效应中的社会资本、商业保险参与，总共三个维度六个机制变量。μ_{it}为随机扰动项，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式（1）相同。

（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以家庭财务脆弱性（FV_{it}）作为被解释变量。借鉴Ampudia等[3]、尹志超等[8]的做法，引入“财务保证金”来测度家庭财务脆弱性，其计算如下：

$$FM_{it}=TY_{it}-EE_{it}-UE_{it}+LA_{it} \quad (3)$$

式（3）中FM_{it}表示财务保证金；TY_{it}表示家庭总收入；EE_{it}表示家庭预期支出，包括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债务支出等；UE_{it}表示家庭非预期支出，主要包括家庭医疗支出、法律服务支出；LA_{it}表示家庭可迅速变现的流动性资产，为家庭现金、活期和定期存款之和。当财务保证金小于0时，家庭处于财务脆弱状态；反之，则家庭处于非财务脆弱状态。因此家庭财务脆弱性可表示如下：

$$\begin{cases} Pr(FV_{it}=1)=Pr(FM_{it}<0) \\ Pr(FV_{it}=0)=Pr(FM_{it}\geqslant 0) \end{cases} \quad (4)$$

2. 解释变量

以数字金融素养（DFL）作为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素养早期的度量指标往往集中于数字金融工具应用、或金融知识和数字金融工具应用相结合等简单的维度进行度量。研究通过对文献梳理，考虑到农户样本的数字金融素养特征，存在数字接入的普及率较低且存在较大不平衡，同时农户风险偏好与风险管理水平较弱等特征，将数字金融素养构建的度量框架分解为金融知识和技能、数字接入、数字金融应用能力、风险偏好与管理能力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具体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其中风险偏好与管理能力维度中的“风险投资是否与风险偏好相匹配”指的是，将访谈样本的风险偏好与其风险投资决策相比较进行判断，例如样本户风险偏好表示为“不承担风险或低风险”，但却具有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金融衍生品等中高风险金融产品投资行为时，将其认为是风险投资与风险偏好不匹配。在此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金融素养的综合得分。各指标KMO检验值如表1所示，均在0.5以上，且总得分为0.715，大于0.6，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52417（自由度=66，$p<0.001$），表明适合主成分分析。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Kaiser准则，最终保留了5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5%，表明指标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主成分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最后基于5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数字金融素养综合得分，并将其进行0-1的单位化处理后作为该解释变量的取值。

3.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研究对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财务特征、省份、年份等要素进行了控制。首先家庭人口特征控制了以下变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劳动力占比、健康状况；其次家庭财务特征控制了以下变量：家庭资产规模、家庭负债规模、家庭房屋数量；同时对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4. 机制变量

首先，对应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资产配置的改善效应，主要考察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风险资产占比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其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债券、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等，相对于房产、经营资产等非金融资产而言，金融资产具有更强的流动性。风险资产指的是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产品、黄金和其他金融资

表1 农户数字金融素养度量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赋值情况	KMO
金融知识和技能	利率计算是否正确	是=1，否=0	0.716
	通胀率计算是否正确	是=1，否=0	0.717
数字接入	是否持有股票、基金或其他金融产品	是=1，否=0	0.598
	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	是=1，否=0	0.685
	是否能上网	是=1，否=0	0.685
数字金融应用能力	是否使用第三方支付	是=1，否=0	0.790
	是否持有互联网理财产品	是=1，否=0	0.823
	是否有互联网借贷	是=1，否=0	0.801
	是否网购	是=1，否=0	0.800
风险偏好与管理能力	风险偏好	中高风险=1；不承担风险及低风险=0	0.650
	风险投资是否与风险偏好相匹配	是=1，否=0	0.528
	是否有基本的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	是=1，否=0	0.626
总体			0.715

表2 各主成分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第1主成分	2.624	21.856	21.856
第2主成分	1.389	11.576	33.432
第3主成分	1.238	10.310	43.742
第4主成分	1.233	10.275	54.018
第5主成分	1.012	8.434	62.452

产等投资类资产，风险资产占比通常反映了家庭金融配置的多样化。因此将这两个变量作为机制变量。

其次，数字金融素养的创收效应，主要考察数字金融素养提升是否促进家庭总收入以及非农就业收入的提升，来缓解家庭财务脆弱性。因此采用家庭总收入规模以及非农就业收入占比作为机制变量。

第三，数字金融素养对风险应对的提升效应，主要考察数字金融素养提升是否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和社会资本这两种正式与非正式的风险承担工具的改善，来缓解家庭财务脆弱性。因此采用社会资本与商业保险参与作为机制变量。

5.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上述主要变量的设定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3。首先，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均值为0.430，说明有43%的农户处于财务脆弱状态，农户整体的财务健康状况较差；同时其标准差达到0.495，说明农户家庭之间的财务状态差异也较大。其次，农户数字金融素养均值仅为0.1612，且标准差不大，说明农户整体的数字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尚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同时，样本农户的户主年龄整体较大，均值为56.849，且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均值仅为1.542，说明大部分仅达到小学或初中的教育水平；另外家庭资产规模较低，均值11.985折算后户均仅有16万元左右的资产规模；并且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也偏低，仅为13.0%，同时商业保险的参与水平也很低，仅为11.3%。整体来看，农户家庭财务健康状况仍有很大改善空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4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下的回归结果；列（2）为控制了家庭人口特征、财务特征等控制变量，但未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的结果；列（3）表示控制了家庭人口特征、财务特征的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的结果。这三列结果均显示，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金融素养提升能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并且数字金融素养每提升1个单位，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概率会下降13.4%。该结果验证了假设H1。

在控制变量方面，基准回归模型显示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劳动力占比、健康状况、家庭资产规模、家庭房屋数量均对农户

表3 主要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财务脆弱性	按前文所述方法测度家庭财务脆弱性	0.430	0.495	0	1
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素养	主成分分析法求出的数字金融素养综合得分	0.162	0.096	0	1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的年龄	56.849	12.332	4	101
	受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0，小学=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4，本科=5，硕士及以上=6	1.542	0.930	0	6
	性别	男性=1，女性=0	0.861	0.346	0	1
	婚姻状况	已婚=1，其他=0	0.871	0.336	0	1
	家庭人口数	家庭人口数量	3.249	1.612	1	15
	劳动力占比	18~60岁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	0.582	0.338	0	1
	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1，不好=2，一般=3，好=4，非常好=5	3.150	1.056	1	5
	家庭资产规模	Ln（家庭总资产+1）	11.985	1.632	0	17.845
	家庭负债规模	Ln（家庭总负债+1）	3.846	5.094	0	15.929
	家庭房屋数量	家庭拥有房屋数量	1.164	0.451	0	21
机制变量	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总资产	0.130	0.187	0	1
	风险资产占比	家庭风险资产/家庭金融资产	0.321	0.362	0	1
	非农收入占比	家庭非农就业收入/家庭总收入	0.764	1.816	0	1
	家庭总收入	Ln（家庭总收入+1）	10.134	1.463	0	15.878
	社会资本	Ln（家庭礼金支出+1）	6.055	3.014	0	12.660
	商业保险参与	有参保=1，未参保=0	0.113	0.317	0	1

家庭财务脆弱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婚姻状况、家庭负债规模会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户主越年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劳动力占比越高、健康状况越好、家庭资产规模越大、房屋数量越多，则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发生的概率越低；而婚姻会增加家庭财务脆弱性发生的概率，同时家庭负债规模越大，财务脆弱性发生的概率也越大。

（二）内生性检验

为了基准回归检验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同一区县其他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的平均值”作为“数字金融素养”的工具变量，同一区县其他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平均值与样本农户数字金融素养得分密切相关，满足相关性，但又不会直接影响样本农户的家庭财务脆弱性，即满足外生性。因此进行两阶段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Wald检验值显示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一阶段F值大于临界值10，表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内生性检验的结果中，数字金融素养的估计系数为-3.498，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修正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仍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缓释作用，进一步验证了H1的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按照四象限法，将家庭财务状态分为以下四种：“家庭总收入≥预期支出，流动性资产≥非预期支出”“家庭总收入≥预期支出，流动性资产＜非预期支出”“家庭总收入＜预期支出，流动性资产≥非预期支出”“家庭总收＜预期支出，流动性资产＜非预期支出”[9]。将“家庭总收入≥预期支出，流动性资产≥非预期支出”定义为家庭财务非脆弱性，取值为0；反之，则为家庭财务脆弱性，取值为1。将替换后的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列（1）所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金融素养仍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回归结果具

表4 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数字金融素养	-0.691***	-0.337***	-0.134***
	(0.032)	(0.037)	(0.035)
户主年龄		-0.001*	-0.001***
		(0.000)	(0.000)
受教育程度		-0.015***	-0.018***
		(0.004)	(0.004)
性别		-0.002	0.015
		(0.009)	(0.009)
婚姻状况		0.023**	0.044***
		(0.010)	(0.009)
家庭人口数		-0.004*	-0.016***
		(0.002)	(0.002)
劳动力占比		-0.054***	-0.110***
		(0.009)	(0.007)
健康状况		-0.059***	-0.047***
		(0.003)	(0.003)
家庭资产规模		-0.032***	-0.032***
		(0.002)	(0.002)
家庭负债规模		0.010***	0.011***
		(0.001)	(0.001)
家庭房屋数量		-0.045***	-0.034***
		(0.007)	(0.007)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26 576	26 576	26 576
Pseudo R^2	0.013	0.061	0.130

注：表中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表5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变量名称	数字金融素养	家庭财务脆弱性
	(1) First Stage	(2) IV-Probit
工具变量	0.459***	
	(0.016)	
数字金融素养		-3.498***
		(0.6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10	1.497***
	(0.010)	(0.174)
N	26 576	26 576
一阶段F值	292.83	-
Wald Test	-	28.89***

注：IV-Probit模型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有一定的稳健性。

2. 替换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将数字金融素养采用总得分法，按照各个指标直接赋分，并求出总得分，作为替换后的数字金融素养取值。然后将替换后的解释变量带入模型中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列（2）所示，在替换解释变量后数字金融素养仍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有显著的缓释作用，同样表明结果具有稳定性。

（四）机制分析

表7为作用机制分析的结果。首先，从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资产配置的改善效应来看，列（1）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显著提升了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同时列（2）结果显

表6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1）	（2）
数字金融素养	-0.235***	-0.006***
	（0.030）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092***	1.413***
	（0.157）	（0.172）
N	26 576	26 576
Pseudo R^2	0.113	0.134

注：表中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示数字金融素养对风险资产占比也有显著提升作用。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H2，说明数字金融素养通过对农户金融知识与技能、数字金融应用能力等的提升，促进了农户风险资产投资以及金融资产的配置，促进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样化，有助于分散风险，从而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发生的概率。

其次，从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的创收效应来看，列（3）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提升了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的占比；同时列（4）的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家庭总收入提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H3，说明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通过数字金融应用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创造更多灵活的就业或创收方式，使得农户获得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来源，促进了收入增长，从而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发生的概率。

第三，从数字金融素养对风险应对的提升效应来看，列（5）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列（6）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对农户商业保险的参与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H4，说明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户社会资本的提升，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风险应对工具，能够降低风险事件的冲击，缓解财务脆弱性。同时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提高了农户风险防范的意识水平，增加了农户商业保险的参与，而商业保险的参与作为正式的风险转移工具，能有效地抑制家庭财务脆弱性。

表7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风险资产占比	非农收入占比	家庭总收入	社会资本	商业保险参与
	（1）OLS	（2）OLS	（3）OLS	（4）OLS	（5）OLS	（6）Probit
数字金融素养	0.410***	0.187***	0.398***	2.213***	4.001***	0.358***
	（0.013）	（0.008）	（0.138）	（0.094）	（0.196）	（0.0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6 576	26 576	26 576	26 576	26 576	26 576
R^2	0.127	0.093	0.021	0.306	0.266	0.111

注：Probit模型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五）异质性分析

1. 财富水平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财富水平的农户家庭，数字金融素养对其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可能会不同。因此按照家庭人均净资产金额的平均值，将农户分为高财富水平组和低财富水平组两组，考察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8所示，列（1）和列（3）显示在基准回归模型中，虽然数字金融素养对两组样本的家庭财务脆弱性均有显著的缓解作用，但是在高财富组的缓解作用比低财富组更大。列（2）和列（4）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由于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的整体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相较于财富积累水平低的农户而言，财富积累水平高的农户其资产相对更充足点，从而数字金融素养提升所产生的资产配置改善效应也更明显，所以对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效果更好。

2. 地区异质性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不同区域的传统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平衡长期存在，那么数

表8 财富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称	高财富水平组		低财富水平组	
	（1）Pro-bit	（2）IV-Probit	（3）Pro-bit	（4）IV-Probit
数字金融素养	-0.108**	-2.396***	-0.103**	-4.808***
	（0.049）	（0.907）	（0.0501）	（1.1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 264	10 264	16 312	16 312
Pseudo R^2	0.123	-	0.121	-
一阶段F值	-	139.16	-	124.09
Wald Test	-	5.46**	-	17.19***

注：表中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表9 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1）Pro-bit	（2）IV-Probit	（3）Probit	（4）IV-Probit
数字金融素养	-0.107**	-1.979**	-0.127***	-4.019***
	（0.051）	（0.870）	（0.048）	（1.4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 279	9 279	17 297	17 297
Pseudo R^2	0.139	-	0.115	-
一阶段F值	-	147.71	-	186.36
Wald Test	-	3.94**	-	6.64***

注：表中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字金融素养对其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是否也会产生差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组。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地理位置更具有优势，传统金融的覆盖也更充足。表9就地区异质性下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差异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不管在基准回归还是在工具变量法回归中，两组样本的数字金融素养均对家庭财务脆弱性产生显著缓解作用，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比在东部地区更大。说明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打破空间限制，降低交通、地理位置、传统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等对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的约束，因此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更有效地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农户的金融参与门槛，降低了其财务脆弱性发生的概率。

3. 劳动力占比异质性

劳动力占比异质性主要考察家庭人口结构的异质性是否会对数字金融素养影响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果产生差异。考虑家庭人口结构主要由适龄劳动力、少儿以及老年人构成。因此我们选择劳动力占比作为分组指标，按照劳动力占比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劳动力占比和低劳动力占比两组，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结果显示，不管在基准回归还是在工具变量法回归中，两组样本的数字金融素养均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产生显著缓解作用，但是在高劳动力占比组中，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大于低劳动力占比组。该结果说明适龄劳动力是创造家庭财富的主力军，同时相对于老年人以及少儿来说在数字金融的学习能力上也相对更强，因此，对于高劳动力占比组，其数字金融素养提升产生的创收效应、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效应以及资产配置的改善效应更好，从而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也更强。

表10 劳动力占比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称	高劳动力占比组		低劳动力占比组	
	（1）Probit	（2）IV-Probit	（3）Pro-bit	（4）IV-Probit
数字金融素养	-0.142***	-3.852***	-0.114**	-3.128***
	（0.051）	（0.996）	（0.048）	（0.8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3 323	13 323	13 253	13 253
Pseudo R^2	0.131	-	0.1375	-
一阶段F值	-	153.99	-	143.24
Wald Test	-	12.56***	-	10.61***

注：表中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2019年的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金融知识和技能、数字接入、数字金融应用能力、风险偏好与管理能力四个维度的数字金融素养度量体系，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构建Probit模型，就数字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

首先，农户数字金融素养提升能显著抑制其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其中农户数字金融素养每提升1单位，能使其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概率降低13.4%。

其次，机制分析的结果如下。第一，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资产配置具有改善效应。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风险资产占比，来改善农户家庭资产配置的整体结构，从而降低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概率。第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具有创收效应。通过提升非农就业收入占比和家庭总收入来抑制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第三，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具有风险应对的提升效应。通过促进农户拓展社会资本，以及增加农户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从而抑制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

第三，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地区异质性、家庭财富水平异质性、家庭劳动力占比异质性均会导致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效果产生差异。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缓解的作用效果更好，说明数字金融素养提升有助于打破区域空间限制等原因导致的传统金融体系不平衡发展，对于协调区域间金融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相比，财富水平较高的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缓解作用更大。同时，与劳动力占比较低的农户相比，劳动力占比较高的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

（二）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大农村数字金融素养的教育力度。实证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素养提升能够有效抑制农户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发生概率，然而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仍然普遍偏低，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建议通过线上线下的系列讲座、实操演练、社交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素养教育力度，强化农户在金融基础知识、数字支付、数字保险理财及风险识别等方面的教育，切实提升农户对数字金融工具的应用水平与风险管控意识。同时还应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普及率、提升农户数字接入率，为农户提升数字金融素养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确保农户在数字经济变革中能够更充分公平地享受到数字金融发展所带来的实际福利，不断增强其家庭财务韧性。

第二，推动并提升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农户增收以及风险应对的优化引导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证明，家庭资产配置改善效应、创收效应以及风险应对提升效应是三大作用机制，因此应强化这三个机制的引擎作用。首先，在推动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的优化中，应鼓励数字金融平台针对农户需求开发适配的普惠金融产品，提供资产配置咨询与智能投顾服务，引导农户在风险防控基础上合理提高金融资产与风险资产占比，改善农户的资产配置结构，增强财产性收入积累能力。其次，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在促进非农就业与创业方面的作用，例如通过开展农村电商、远程劳务、在线招聘等宣传培训，进一步提升农户的非农收入占比。最后，在推动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农户风险应对能力中，应进一步开发与完善适合于农户的数字普惠保险，探索适用于农户健康保障、财产保障等方面的普惠商业保险，以及适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保障方面的各类农业保险；同时，强化数字平台在提升农户社会资本中的作用，例如以村部等为引导建立的互助型社区微信群等，可以通过公共信息资料的转发宣传，减少信息不对称，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农户间的信息分享与风险分担。

第三，根据地区、农户特征差异制定差异化与精准化的数字金融支持政策。从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看，中西部地区农户从数字金融素养提升中获益更大，应重点加大对中西部及偏远地区的政策倾斜，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服务下沉，从而促进缓解区域间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从农户财富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看，家庭财富水平积累低的农户目前获得的财务脆弱性缓解作用更小。因此对于这部分农户除了进一步提升其数字金融素养外，仍需通过继续完善与提升基础性保险与社会保障机制来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以

及继续深化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促进市场公平和效率、促进就业等途径进一步提升这部分农户的财富积累水平。从劳动力占比的异质性分析结果看，农户数字金融素养教育可以在基础普及教育的前提下，再针对不同年龄结构的群体展开差异化的教育。对于适龄劳动力可以侧重开展关于就业创业引导、资产配置优化等方面的提升教育，而对于老年群体等非劳动力，可以侧重开展风险防范教育，增强其识别与抵御金融欺诈的能力，避免因误用、滥用数字工具而陷入财务困境。

参 考 文 献

[1] 熊健，杨军．数字化背景下的农村金融排斥：数字机遇还是数字鸿沟[J]．农业技术经济，2023（12）：111-122.

[2] 魏建，刘洪洋．数字普惠金融对电信网络诈骗影响的实证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4，39（4）：109-128.

[3] Ampudia M，van Vlokhoven H，Żochowski D. Financial fragility of euro area households[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6（27）：250-262.

[4] Brunetti M，Giarda E，Torricelli C. Is financial fragility a matter of illiquidity? An appraisal for Italian household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16，62（4）：628-649.

[5] 岳崴，王雄，张强．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J]．中国工业经济，2021（10）：175-192.

[6] 李聪，冯雪婷，刘喜华．健康状况对城乡居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发展，2023，29（1）：40-56.

[7] 孙桐，廖毓．知识能保“家”护航吗——教育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J]．经济学报，2025，12（2）：97-115.

[8] 尹志超，张安．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J]．财贸经济，2025，46（1）：81-98.

[9] 臧旭恒，刘瀚璐．子女性别与家庭财务脆弱性[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5（1）：68-82.

[10] 胡士华，王若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财务脆弱缓解——政策冲击与经济机会提升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43（6）：18-36.

[11] 尹志超，李青蔚，张诚．金融知识与家庭财务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3（2）：39-49.

[12] 黄磊，黄思刚．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J]．技术经济，2023，42（12）：109-124.

[13] Noerhidajati S，Purwoko A B，Werdaningtyas H，et al.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 Indonesia：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J]. Economic Modelling，2021，96（C）：433-444.

[14] 李波，朱太辉．债务杠杆、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20（7）：25-34.

[15] 闫竹，沈乐怡．数字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脆弱性——基于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双重效应视角[J]．南方金融，2025（5）：20-36.

[16] Prasad H，Meghwal D，Dayama V.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a study of households of Udaipur[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2018，5：23-32.

[17] Abdul Azeez N P，Jawed Akhtar S M.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and its determinants：an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rural India[J]. South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and Economics，2021，11（2）：8-22.

[18] Kamble P A，Mehta A，Rani 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do they matter for financial well‐being?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24，171（3）：777-807.

[19] Setiawan M，Effendi N，Santoso T，et al.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current behavior of saving and spending and its future foresight[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22，31（4）：320-338.

[20] 温涛，刘渊博．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J]．财经问题研究，2023（2）：50-64.

[21] 谭卓敏，柳松，徐伟祁．城镇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收入效应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25（6）：64-80.

[22] 张林，曹星梅．数字金融使用何以影响农户家庭财富——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24（1）：104-124，185-186.

[23] 孙继国，赵文燕．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3，25（3）：33-46.

[24] 李靖远，于文成．数字金融素养能否助推家庭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23（6）：25-35.

[25] 王亚柯，李祥飞，邵骄阳．金融素养与家庭财务脆弱性[J]．学术研究，2024（12）：98-106.

[26] Yang J H，Wu Y，Huang B H. Digit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literacy：evidence from Chinese household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23（156）：107005.

[27] Markowitz H. The utility of weal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2，60（2）：151-158.

[28] 刘志峰，曾莹芳，张婷婷.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23，35（5）：42-53.
[29] 张永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来自CFPS与PKU-DFIIC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2022，36（3）：30-40.
[30] 周佳宁，张建锋，王宁，等.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灵活就业者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J].财贸研究，2025，36（2）：12-28.
[31] 曾之明，罗浩峰，陈泳江.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机制与路径[J].农村金融研究，2023（9）：38-52.
[32] 张凌霜，易行健，杨碧云.商业保险、数字经济参与和家庭金融风险承担——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23（3）：58-77.
[33] 尹志超，田文涛，王晓全.移动支付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22（11）：57-66.
[34] 魏金龙，郑苏沂，于寄语.家庭异质性、互联网使用与商业保险参保——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J].南方金融，2019（9）：51-62.
[35] 何昊，白永秀.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1，37（6）：5-9.
[36]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How can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farming households——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FS data

LI Li[1]，HUANG Senwei[2]，LIN Junjie[3]

（1. *College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ingde Normal University*，*Ningde* 35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a four-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skills，digital access，digital financial application ability，risk preference and management ability i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farmers′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by factor analysis. And a Probit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in alleviating farming households′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one-unit increase in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mong farming households by 13.4%. In terms of its mechanism of action，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improves household asset allocation，enhances income generation，and strengthens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thereby helping to mitigat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mong farming households. Furthermore，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are more pronounce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among households with higher wealth levels and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labor force. Therefore，it is recommended to intensify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for farmers；enhance the guiding role of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in optimizing household asset allocation，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and managing risks；and develop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based on regional and farmer characteristics. This will ensure the maximized promo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 in enhancing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farming households.

Keywords：Digital financial literacy；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